



朝鮮历史研究论丛二

中国朝鲜史研究会编

延边大学出版社

.9

2

目 录

论 文

- 朝鲜神话与中国东部神话关联初探……………金宽雄 (1)
- 高丽王朝土地所有制的形式……………李成德 (27)
- 李鸿章与朝鲜
- 评甲申政变前后的中朝关系……………曹中屏 (42)
- 近代朝鲜海关的建立及半殖民化
- 兼论李鸿章等人在其中的作用……………高伟浓 (64)
- 甲申政变前后日本对朝鲜的侵略政策
- 兼论开化派与日本的关系……………朴 哲 (91)
- 浅析东学与朝鲜甲午农民战争的关系……………朴灿奎 (122)
- 论西北学会的教育救国运动……………全善姬 (144)
- 论朝鲜三·一运动的性质
- 失败原因与历史意义……………杨昭全 (172)
- 二十世纪初发行于上海的
- 朝鲜文报纸及其宗旨……………崔相哲 (200)
- 中国东北早期朝鲜垦民的
- 历史探索……………崔秀汉 (212)
- 《回忆哥哥刘东夏》一文对
- 安重根历史的错误叙述……………宋祯焕 (233)

简 讯

- 延边大学朝鲜学国际学术讨论会
- 历史分科会议简讯……………金成镐 (237)
-

朝鲜神话与中国东部神话关联初探

金 宽 雄

人类文化是一个广袤而又绵密的大系统，子系统和系统诸元各自独立而又互相制约。纯粹独立和封闭的特例不是没有，只是罕见，而且贫弱，朝鲜古代文化也不能例外，它不是游离于人类文化系统之外或完全封闭的孤立系统。只有把朝鲜古代文化放在广阔的人类文化背景之前，尤其是放在相生相克的邻近系统和亲缘文化的系列之中，才能破译它素称难解的“密码”，才能显现或表述它貌似平常，实则奇奥的“潜信息”。

人类古代文化这个大系统如果按地理位置来划分，大致上可以划为欧、亚、非、美洲文化。上述各文化系统又可以划为若干子系统，如亚洲文化大致上包含着南亚次大陆、西亚、东南亚、东北亚等若干子系统。如果把划分范围缩到各个子系统也仍可按所表现出来的文化特性划分若干个小系统，如东北亚文化又可划为东、西、南、北四个文化区。东北亚文化区里的北方文化中有一个“阿尔泰文化圈”。但它不仅限于东北亚的北部。所谓“阿尔泰 (Altai) 文化”如果按照地域及其展延来划分，它大体上包括中国东部—朝鲜—日本一带黄海、东海、日本海的西太平洋区，中国北部—蒙古人民共和国—中亚及小亚细亚部分地区以及西西伯利亚、东西伯利亚

和北太平洋沿岸一带。阿尔泰文化是指大约公元前30世纪至公元8世纪左右分布在上述地区的、属于阿尔泰语系的诸族创造的古代文化。海外的学者们大都认为蒙古人民共和国和苏联、我国新疆境内的阿尔泰山脉是阿尔泰文化的源头，但国内有些学者则认为中国东部地区是阿尔泰文化的源头。笔者认为，目前资料和研究都不充分，做结论还为时过早。本人在此文里无法涉及中国东部是否阿尔泰文化的源头这样重大而又复杂的问题。而只是以朝鲜神话传说和朝鲜古代文化为主要标本和出发点，在论述朝鲜神话传说及其所引起的某些疑难的同时，简要罗列并初步比较、分析密切相关或形神兼似的类缘性文化因子——中国东部神话，并初步回答以殷人为代表的中国古夷人神话与朝鲜神话传说中存在整体性的趋同性的原因，供学术界讨论。

一、从几个神话模子看涉貉及东北古代民族神话传说与夷文化因子的趋同性

朝鲜古代文化虽有本土基础，但它决不是孤立、封闭的文化，它与临近文化，尤其是与中国上古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中国上古时期的人类共同体。大略可以按照方位分为四大集群，其文化内涵或标志可以大致表解如下页图表。

中原既是它们的交界点，又是四方的争夺区。四方文化交流冲突频繁，大都向中原辐集，争雄逐鹿。以夷夏为主干的华夏文化逐渐形成“核心文化”，在中原生根，并且吸收着四方百族的血液和营养。汉族是华夏的后裔，但她的血液

方位	集群 简称	环境 特色	主要经济 生活	始祖	主神	主要图腾	与朝鲜文 化的关系
东	夷	平原	农业 畜牧	帝 俊	太阳神	鸟	较紧密
西	夏	山原	农业	黄 帝	山神	龙	较松懈
南	苗	水原	农业	女媧、伏 羲、盘古	葫芦神	犬、蛇	较疏远
北	狄	草原	游牧狩猎		太阳神	犬、鹿、鸟 牛、羊	较直接

里有许多民族的血液之成份，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各个少数民族对中国的历史都作过贡献。汉族人口多，也是长期内许多民族混血形成的。”

正像汉族是许多民族混血形成一样，中国神话也是“混血”形成的，即多系之融合。茅盾在20年代就曾注意到这一点，把中国神话划分为北部、中部、南部神话。此后，闻一多也提出过“龙凤两系说”和夏、商、周三民族神话的意见，范文澜也认为中国远古居民就神话而言可分出若干部落。几年前，冯天瑜同志综合众说，把中国神话划分为北部（夏）、中部（苗）、南部（苗、越）、西部（羌）、东部（夷）神话。以上诸说分法各不一样，但都指出了中国神话“多体系”的特点。

在中朝神话传说的比较研究中，最引人注目的，便是中国东部神话以及朝鲜、中国东北境内一些少数民族的神话。中国东部神话产生于黄河下游流域和东海、渤海沿岸一带。这一地区的古代部落集团，称为“夷”。史学家田昌五认为，古夷人部指太皞、少皞、伯益、皋陶、颛顼、帝喾，共六部。夷人中最早的氏族部落是传说中的太皞。太皞同大昊，昊，天也，表示太阳经天而行的意思。古夷人把太阳升起

地方叫“暘谷”，或作“汤谷”。《山海经·大荒东经》说：“汤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鸟。”正因为古夷人认为“日中有鸟”，日出与那“扶木”有密切关联，而且扶木上的这种神鸟还载负太阳经天而行，所以，夷人的神话中有关太阳和神鸟、神木的神话传说相当多。

“玄鸟生商”的殷人祖先神话是夷人的这种“日鸟结合型”神话。《诗经·商颂·玄鸟》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对此，《史记·殷本纪》有较详细的记载：“殷契母简狄，有娥氏之女，为帝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卵，简狄吞之，因孕生契。”

除此之外，淮夷、嬴秦以及我国东北满族等东夷、东北夷的族源神话传说中也有类似的故事，兹录原典如下：

“徐偃王志云：徐君宫人，娠而生卵，以为不祥，弃之水滨。独孤母有犬，名鹄仓，猎于水滨，得所弃卵，衔以来归。独孤母以为异，覆之，遂成儿。生时正偃，故以为名。徐君宫中闻之，乃更录取。长而仁智，袭君徐国。后鹄仓临死，生角而九尾，实黄龙也。偃王又葬之徐界中，今见狗袭。偃王既其国，仁义著闻，欲舟行上国，乃沟通陈蔡之间，得朱弓朱矢，以已得天瑞。遂因名为弓，自称偃王，江淮诸侯，皆伏从，伏从者三十六国。周王闻遣使乘驷，一日至楚，使伐之。偃王仁，不忍闻其民为楚所败，逃走彭城武原县东山下，百姓随之者以万数。后遂名其山为徐山，山上立石室，有神灵，民人祈祷，今皆见存。”（《博物志》）

“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脩。玄鸟陨卵，女脩吞之，生大业。”（《史记·秦本纪》）

“长白山之东有布库里山，其下有池曰布勒湖哩。相

传，三天女浴于池，有神鹄衔朱果置季女衣。季女含口中，忽已入腹。遂有身孕，寻产一男，而能言，体貌奇异。及长，天女告以吞朱果之故，因赐之姓曰爱新觉罗，名之曰布库哩雍顺……”（《满洲源流考》卷一）

这类与天和太阳以及鸟类有关的“族祖天降型”神话，在我国北方阿尔泰语系民族中也非常普遍。如，拓跋鲜卑祖先神话也是以“天女降配”的形式出现的。据说，北魏圣武帝，有一天率兵围猎当中，忽然从天上降来一名天女，与圣武帝同床一夜，之后回天。翌年，天女重又降来，送与武帝一男孩，后来这个孩子长大成为拓跋鲜卑的祖先。蒙古族也有类似的“族祖天降型”神话，其中杜尔伯特祖先的古老神话与拓跋鲜卑的族源神话很相类似；还有，成吉思汗所属乞颜惕，即字儿只斤部的鼻祖字端察尔之母阿兰豁阿的“感太阳光而怀孕”的传说也是“族祖天降型”神话传说的别种，兹录原文于下：

“他母亲阿兰豁阿说：‘别古讷台、不古讷台您两个儿子疑惑我这三儿子也是谁生的，您疑惑的也是。您不知道每夜有黄白色人自天窗门额明处入来，将我肚皮摩挲，他的光明透入肚里。去时节，随日月的光恰似黄狗般爬了出去。您休道次说，这般看来显是天的儿子，不可比做凡人，久后他做帝王呵……’”（《元朝秘史》一卷）

《蒙古源流》第一卷所载蒙古族始祖之一布德恭喜勒汗诞生传说也说，他母亲生他时，“夜梦与白色人同寝，迨后产一卵”，从卵中孵出一小儿，便是后来即汗位的布德恭喜勒汗。这里的所谓“白色人”就是日月神。这种与天或日月相联系的感生、卵生故事，在使用阿尔泰语系突厥语种的

中国西北少数民族族源神话传说中也不少。如，柯尔克孜族的族源神话中说，他们的祖先巴依江和江尼西，是其母吃了天神赐予的鸡蛋而生的；哈萨克人的族源神话说，白天鹅是他们的祖先；突厥人的族源神话说，他们的祖先乌古斯有两个妻子，一个是从天上降下来的一道蓝光变成的少女，她生了三个儿子太阳、月亮和星星，另一个妻子是湖水中树洞里的少女，她生了天、地和海。这与中国东夷神话中天仙之女皇娥，游于西海之滨，穷桑树下，遇见自称白帝之子的少年，两人弹琴嬉戏，结合而生少昊的神话，颇有类同之处。

有趣的是，中国上古时期东夷集团的许多族源神话，不仅与属于阿尔泰语系诸族族源神话有着许多相似之处，而且还与朝鲜的许多族源神话传说极相类似。如扶馀的解慕漱神话以及与之有着密切关系的东明王传说，和东夷集团的许多神话传说极相类似。是把卵生和感生融合为一的“日月神”神话的典型一例。对此，我国的王充早在公元1世纪就做了简略记述。

“北夷橐离国王侍婢有娠，王欲杀之，婢对曰：‘有气大如鸡子。从天而下我，故有娠。后产子，捐于猪溷中，猪以口气嘘之，不死；复徙置马栏中，欲使马藉杀之，马复以口气嘘之，不死。王疑，以为天子，令其母收取，奴畜之，名东明，令牧牛马。东明善射，王恐夺其国也，欲杀之。东明走，南至淹淲水，以弓击水，鱼鳖浮为桥，东明得渡，鱼鳖解散，追兵不得渡。因都王夫馀，故北夷有夫馀焉……”

（《论衡·吉验篇》）

高句丽的东明王传说之外，百济、新罗、驾洛等朝鲜古代诸国都有诸如此类的天人降配、卵生、感生神话传说。

“（新罗）六部祖各率子弟，俱会阙川岸上，议曰：‘我辈上无君主，临理蒸民，民皆放逸，自从所欲，盍觅有德人为之君主，主邦设都乎？’于是乘高南望，杨山下罗井旁，异气如电光垂地，有一白马跪拜之状，寻检之，有一紫卵（一云青大卵）。马见人长嘶上天，剖其卵得童男，形仪端美，惊异之。浴于东泉，身生光彩，鸟兽率舞，天地振动，日月清明，因名赫居世王（盖乡言也，或作弗矩内王，言光明理世也……），位号曰居瑟那（或作居西干）。时人争贺曰：‘今天子已降，宜觅有德女君配之。’是日，沙梁里阙英井（一作娥利英井）边，有鸡龙现，而左胁诞生童女（一云鸡龙现，死而剖其腹得之），姿容殊丽，然而唇似鸡嘴，将浴于月城北川，其嘴拔落，因名其川曰拔川。营宫室于南山麓，奉养二圣儿，男以卵生，卵如瓠，乡人以瓠为朴，故因姓朴；女以所出井名名之。二圣年至十三岁，以五凤元年甲子，男主为王，仍以女为后，国号徐罗伐（今俗训京字云徐伐，以此故也），或云斯罗，又斯庐。初，王生于鸡井，故或云鸡林国，以其鸡龙现瑞也。一说，脱解王时得金阙智而鸡鸣于林中，乃改国号鸡林，后世遂定新罗之号。”（《三国遗事》卷第一）

“……九年春三月，王夜闻金城西始林树间有鸡鸣声，迟明遣瓠公视之，有金色小椽挂树枝，白鸡鸣于其下。瓠公还告，王使人取椽开之，有小男儿在其中，姿容奇伟。上喜谓左右曰：‘此岂非天遗我以令胤乎？’乃收养之，及长聪明，多智略，乃名阙智，以其出于金椽，姓金氏，改始林名鸡林。”（《三国史记·新罗本纪第一》）

“脱解齿叱今（一作吐解尼师今）。南解王时，驾洛国海中船来泊，其国首露王与臣鼓噪而迎，将欲留之，而舡乃

飞走，至于鸡林东下西知村阿珍。时浦边有一姬，名阿珍义先，乃赫居王之海尺之母，望之谓曰：‘此海中元无石岩，何因鹤集而鸣？’挈缸寻之，鹤集一缸上，缸中有一柜子……曳其船置于一树林下，而未知凶乎吉乎，向天而誓尔。俄而乃开见，有端正男子并七宝、奴婢满载其中。供给七日，乃言曰：‘我本龙城国人（亦云正明国，或云琺夏国，龙城在倭东北一千里）……时，我父王含达婆娑积女王女为妃，久无子胤，祷祀求息，七年后产一大卵。于是大王会问群臣：“人而生卵，古今未有，殆非吉祥。”及造柜置我并七宝、奴婢，载于缸中，浮海而祝曰：“任到有缘之地，立国成家。”便有赤龙护缸而至此矣。’”（《三国遗事》纪异第二）

朝鲜三国时期的神话传说不仅传播到中国，而且传播到日本，日本典籍《古事记》所载“天日矛”神话就是一个明证：

“从前新罗有一王子，名叫天日矛。这个人渡海而来。所以渡海而来，是因为新罗国有一个池沼，名叫阿具奴摩。池沼旁边有个微贱的姑娘，白日里睡觉，阳光象一道彩虹似地直射到她的阴部上。有个微贱的男子，看到这种情景，觉得很奇怪，常常来偷看这个姑娘的行动。这个姑娘自从白日睡觉以后就怀孕了，生了一个红球。那个偷看的微贱男子把红球要来，总是裹在腰上。这个人在山里有田，他在给种地的人送饭时，把饭食放在牛背上，到山里去。路上遇到国王的儿子天日矛。王子于是问道：‘你为什么用牛驮着饭食进山里去？你一定要杀这条牛吃吧。’便把这个人抓了起来，要把他关进监狱。这个人回答说：‘我不是想杀牛，而是给地里干活的人送饭去。’但是王子仍然不肯放他。他取出腰

里的红球送给王子，王子才放了这个微贱的男子。王子拿着红球回来，往床头上一放，就变成美丽的少女，于是就娶了少女做为正妻。这个少女常常做出各种美味给丈夫吃。但是这王子却放肆起来，辱骂他的妻子。那少女说：‘大概是我应该做你的妻子，我要回到母亲的国里去。’便偷偷乘只小船，逃到难波住下。她就是住在难波的比卖基督社的阿加流比卖神。”（《古事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31~132页）

阿加流比卖，意为光明的姑娘，而这阿加流比卖是感日光而孕的，所以她是太阳神的女儿，可以说是“准太阳神”。这是一个典型的日月神话与卵生神话结合而成的神话传说。

上面引用了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中国东夷集团的神话与属于阿尔泰文化圈范围内的诸民族神话以及朝鲜建国神话，由于篇幅所限，不可能把很多原文摘录于此。但我们在上面列举的有限资料中，也会发现中国东夷集团的神话传说与包括朝鲜在内的属于阿尔泰文化圈内的诸民族神话传说中存在着许多显而易见的若干趋同性。

广义的多维时空的文化比较要求满足三个条件：整体对应性、多重平行性和细节密合性。我们可以从古代中国东夷集团和朝鲜等阿尔泰语系诸民族的族源神话传说（尤其是后羿、徐偃王与解慕漱、东明王的神话）里归纳出一些趋同性、可比性很强的母题、图式或因子。比如，他们都是

- （1）射神、猎牧神，或者善射者
- （2）天帝—太阳神后裔
- （3）处于“祖、子、孙”三代太阳神系之中；
- （4）其部落崇拜太阳和鸟；因而
- （5）他们多有鸟的化身，多是卵生或与卵有直接的关系

- (6) 曾被丢弃(田野/河海)
- (7) 早熟、早慧;
- (8) 经历磨难和婚姻考验;
- (9) 多曾杀怪成婚(或与水神、水怪化身斗法)
- (10) 创造具有类似性的超人功业(例如驯恶兽、杀怪人、斩水蛇、射巨鸟、射太阳、神渡大河、创建国家);而后
- (11) 悲壮地死亡;但
- (12) 常被奉祀为神,升天成星。

让我们在下面具体分析一下,上述这些可比性很强的母题、图式或因子吧。

比如说夷人的射手英雄后羿和朝鲜古代的射手英雄朱蒙吧,他们都是射神、猎神、大力神。他们都与太阳神具有相当的关联或“叠合性”,都是从人间反映到天上,又从天上反射到人间的“准日神”

他们和他们的父辈、儿辈可以组成“祖—子—孙”三代的太阳世系。

帝誉—契—昭明

帝俊—后羿—羿子

太昊—少昊—般

天帝—解慕漱—朱蒙

他们大都是崇拜太阳和鸟图腾的部落的祖先神文化英雄、却又曾经射过太阳或太阳神鸟。反映着部落、部落集团内部的兼并和冲突。后羿射十日,射大风,已众所周知。朱蒙虽未射过太阳,但他射过鸬。太阳崇拜是我国东方沿海地带和我国东北方草原上古文化的重要特色,它和亚洲阿尔泰文化圈内的形形色色的太阳崇拜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朝鲜

建国神话里潜在着一个太阳崇拜系统。对东明王的神奇的诞生，各典籍中的记载不尽相同，但都与“天”、“天帝”、“太阳”有关。朱蒙总是自称为“太阳的儿子”，对此，我们从朱蒙之母感日光怀孕的故事里得到确证。除此之外，新罗、驾洛等朝鲜古代国家的始祖的诞生神话中也有诸如此类的与太阳有关系的诞生故事。总之，朝鲜建国神话群中充满太阳崇拜的内容。然而，这只能以“泛太阳教”或“太阳神文化”诸契机为钥匙才能破译暗藏在这些神话里环绕着“太阳崇拜”的秘密编码。高阳氏帝顼本来是东北夷的始祖神兼太阳神。随着东方—北方、东方—南方文化的接触交流，被许多部族祀为先祖。就是东夷始祖帝俊（他的妻子羲和生十日，常仪生十二月，他自然是日月大神）也是太阳神。他就是殷虚卜辞里的高祖夔，史书里的“太皞氏”（大光明）帝誉。

夷人不但崇拜太阳，而且以鸟为图腾，崇拜鸟神。鸟神崇拜与太阳崇拜的有机叠合是阿尔泰文化圈内各古代人类集团文化的重要特征。这在中国东东部北少数民族文化里有鲜明反映。三足鸟、阳鸟或玄鸟都曾被移入太阳。东夷人的太阳神或准太阳神也跟高句丽的天王郎——朱蒙、新罗的朴赫居世一样，有一个“乌鸦”（或别种鸟）的化身。

更有趣的是东夷和阿尔泰文化圈里的太阳神鸟多与太阳神树相粘合。东夷神话里载着太阳神鸟、供太阳（鸟）升降时栖息的东西扶桑、若木早已闻名天下。古朝鲜建国神话中出现的“神檀树”就是太阳（或太阳神）升降时栖息的太阳神树。檀君神话说，天帝之子桓雄，贪求人世，“率徒三千，降于太伯山顶神檀树下”。据中国文献记载，在古代朝鲜对这种太阳神树的崇拜非常盛行。《三国志·东夷·马韩》

记载：“……十月农功毕，亦复如之。信鬼神，国邑各立一人，主祭天神，名之天君。又诸国各有别邑，名之为苏涂，立大木，悬铃鼓，事鬼神，诸亡逃至其中，皆不还之。”这种神木崇拜一直沿袭到近代，我们在满族的萨满教的巫术活动中仍可以看到主竿祭天的仪式。

在朝鲜建国神话中，这种“太阳崇拜”和“神鸟崇拜”得到最明显反映的是高句丽的解慕漱—朱蒙神话，而且它同中国东部夷人集团神话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而一说朱蒙本身竟也像偃（燕）姓的后羿化为巨翼鸟一样，有一个鸟的化身。因为他的父亲既是老太阳神（这从解慕漱的姓“解”中可以知道），又能化身为鹰，为天鹅，还曾化为太阳光线射入屋内与河伯之女柳花媾和，生下英雄朱蒙。这位太阳之子——朱蒙——不但像后羿一样生下来便被丢弃，还“是从太阳光中来的……是从卵中生出的孩子”。朱蒙跟他的“同格神”后羿、徐偃王一样是人间化了的“准日神”。

他们的生命历程的几乎所有的里程碑——从摇篮到坟墓——都有近似的标志和刻痕。

诞生——被弃

后羿、徐偃王	朱蒙、昔脱解
羿：羿五岁，父母捐之山中，“为山间所养”。（见《路史》注引《括地象》等） 徐偃王：“徐君宫人，娠而生卵，以为不祥，弃之水滨。”（《博物志》）	朱蒙：由卵中生，被弃于猪栏、马栏、田野、树林。 昔脱解：因卵生，被父母装进箱中，丢入大海，为老妪所救。

如果联系到同样是英雄射手的布库里雍顺（满）、布德

恭喜勒汗（蒙）等也曾被弃于“山野”（山野——物异型）或“河海”（河海——漂流型）的话，那么其间的整体对应性就更加明确而强大，实在不能说是枝节的偶同。

成长——早慧——磨难

后羿“五岁得法于山中”。（《路史·后纪·后羿传》）

徐偃王“长而仁智，袭君徐国”。（《博物志》）

高句丽的准日神朱蒙“生未经月、言语并实”，能用小弓箭射死苍蝇。（《东国李相国集》）

这些调皮捣蛋的小家伙，具有超人的智能和力量，早慧、早熟、早长，而又极快地掌握为上帝或天神所垄断的文化技术（例如农耕、畜牧、武器、工具、法宝等等），而且在成长过程中常常遇到各种危难。因此，他们经历了常人所不能想象的可怕的磨难或考验。在朱蒙的成长过程中，金蛙王和他的七个儿子就给他设下了一道道难题或“危机”。让朱蒙经历了长时间的磨难。

婚姻考验

这些英雄神与天帝或各种神、帝王之间的冲突的一个重要内容是，英雄神为了娶天女（公主）不得不通过一系列“婚姻考试”，或与女方父母展开各种形式的斗争。在婚姻考验的冲突里，有一种在比较学上特富意义和趣味的情节：英雄神必须与女方的长辈或另一“追求者”进行竞赛或斗争。如果这种竞赛或斗争采取所谓“化身斗法”的形式进行，我们就必须承认它已经成为东北亚神话史上的一个重要的图式模式——特别是当英雄神（多是射手）的对手是水怪（多化身为鱼、蛇等水族类）时，我们更不能不考虑它们在因子水平

上交叉或传播的可能。

——后羿为了洛嫫射瞎了河伯的左眼（参见《楚辞·天问》及王注《说苑·正谏篇》等），这河伯（水怪）曾化身为龙、为鱼、为龟。

——扶馀的太阳神兼英雄射手解慕漱为了娶河伯长女柳花，与河伯（水神）进行连续性的“化身斗法”：“君是上帝胤，神变请可试。涟漪碧波中，河伯化为鲤；王寻变为獾，立捕不待跬；又复生两翼，翩然化为雉；王又化神鹰，搏击何大鸷；彼为鹿而走，我为豺而趋。河伯知有神，置酒相燕喜。”经过一番紧张而激烈的化身斗法，解慕漱得到胜利。中国东夷神话中，后羿与河伯之间的故事只有水神的“单向”化身，但是后羿的同格神解慕漱与河伯的“化身斗法”已是连续性的，呈典型状态。

杀怪成婚、建功立业

如果说“化身斗法”里夹着一个女人是“杀怪成婚”的隐蔽态和弱形式的话。那么“杀怪成婚”本身，作为公认的世界性英雄神话和民间故事、英雄史诗最常见的模子，就是人类与自然灾害或社会祸害做斗争的“美的幻想”和婚姻考验的强形式。上述射手英雄几乎都经历过或明显或隐蔽，如此可怕又如此可慕的风流韵事。典型如解慕漱战胜河伯与柳花成婚。以及后羿的“射夫河伯，而妻彼洛嫫”。

后羿除害与朱蒙所立下的功勋之间的相似性与对应性也使人注目。

后羿

昌于原兽，思其牝牡

朱蒙

年幼时以弓射苍蝇

羿为弁髦	少年时放牧
诛凿齿（拔牙人）于畴华之野	驯烈马，选骏马
断修蛇于洞庭	猎获神奇的雪色鹿
擒封豨于神社桑林	用拉弓射箭，战胜松让王
缴大风于青丘之泽	以水攻，破松让国
杀猥狢——人面马足，食人	营建宫室
射日	

悲壮的死亡

后被奉祀为神，升天成星。象后羿为人类悲壮地死后升天成星一样，东明王——朱蒙——死后也乘黄龙升天。

如果把上述具有相当的对应性、平衡性、密合性的母题、图式或因子整合为系列性、类缘性模子，就不能不认为它们具有整体的对应性和相当的平行性；它们所包含的或粘合的许多因子也是相应、相关、相连乃至密合无间的，因而而是可比的。东夷——朝鲜以及属于阿尔泰文化圈的中国东北诸民族文化里都有以“太阳崇拜”、“鸟神崇拜”和“太阳神树崇拜”为基本因子的具有整体对应性的神话传说。但这三项因子如果只是各自孤立的，那可能只是偶合，甚至连“共同心理”表现也谈不上，这种表面的巧合或形似的“比较”顶多只能增加趣味而难于提供规律。世界上崇拜太阳和神鸟（包括鸟图腾）和神树的民族不胜枚举。但如果“太阳崇拜”与“神鸟崇拜”、“太阳神树崇拜”在双方（或多方）都是“三叠合”的，那么，两者的比较就有了整体性或规律性；再加上夷文化与朝鲜以及阿尔泰文化圈内的诸民族文化，在种族关系、地理关系、文化类缘等方面又处在相邻的地位；